

平安压岁钱

许国华

过年了,大小商场都把精美的压岁红包摆在显眼的位置,一个个鲜红喜庆,一条条祝贺用语,让红红的年味洋溢着暖暖的温情,也让我想起了过去那些暖心的压岁钱往事。

“新年到,放鞭炮,穿上新袄去拜年,长辈发我压岁钱……”正如童谣所唱,小时候,我们最盼望的是过年,过年时最盼望的是长辈发压岁钱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大多数家庭还不富裕,个别孩子多的家庭温饱还成问题,压岁钱自然成了孩子的奢望。和别的家庭相比,我家还算是村上富裕的。尽管母亲平时很节俭,但在除夕之夜,待我们兄弟三人熟睡后,会在我们枕头下悄悄塞进一包压岁钱。钱虽不多,一角、两角,意思一下,在物质极其贫乏的年代,父母无论给多少压岁钱,都很暖心。

新春期间,走亲访友,能拿到的压岁钱其实很有限,一来家家户

都有孩子,压岁钱出来出去,对还不富裕的家庭是一笔不少的开支,二是亲戚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,对方很热情很客气很大方地掏出压岁钱红包,父母总是很坚决很绝情很干脆地予以谢绝,全然不顾我们望眼欲穿的眼神。只有个别的亲戚背着父母的面,悄悄地塞给我们压岁钱,见钱眼开的我们自然欣喜地接受了。

长辈给孩子发的压岁钱,都有寓意。他们大多喜欢用连号新钞票来发压岁钱,预示孩子能“连连高升”。用红纸包二角的,寓意“一帆风顺”;红纸包二角的,自然是“两全其美”;个别红纸里包有一大叠分币的,象征着“财源滚滚”。

真的要感谢压岁钱风俗的发明者,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乐趣与期待,增添了许多温情与暖色的回忆。据民间传说,古时候有一种叫“祟”的妖怪,专门在除夕夜祸害孩子,只有长辈悄悄地用红布包了压岁钱,放在孩子的枕头下边,才能平

安度过。因为“祟”与“岁”谐音,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,晚辈得到压岁钱就能岁岁平安。从此,这种“压岁”之举,就成了民间代代相传的习俗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,压岁钱寓干脆地予以谢绝,全然不顾我们望眼欲穿的眼神。只有个别的亲戚背着父母的面,悄悄地塞给我们压岁钱,见钱眼开的我们自然欣喜地接受了。

那时,一个春节积攒下来的压岁钱,也许只有一元、二元,但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,感觉自己就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,是天底下最幸福快乐的人。我们把压岁钱藏在最隐秘的地方,不时地偷偷拿出来,一遍又一遍地数了再数,一次又一次地盘算用途,那种兴奋、满足的心情,陪伴了整个童年。

我们不用将压岁钱上交给父母,完全能自由支配,只要用在正途上,父母从不干涉。通常孩子有了压岁钱,总会买一些零食与玩具,我却始终舍不得。买糖果等零食吃吧,吃到嘴里,很快就会消化了,消失得无形无踪,我不舍得买。买把

砸炮枪,装上砸炮纸玩,“劈叭”几声,转眼烟飞灰灭,我又觉得不合算。想来想去,我一定要让压岁钱花得最有意义,就全部用在购买小人书了。遇上了一本心仪的小人书,就要千方百计地买回家,那真的是“一旦拥有,别无所求”,一个人能美滋滋地看上好几天。

生活条件提高了,压岁钱也水涨船高,早已不屑以角来计算了,不是几张百元大钞都羞于出手。如今的孩子,可谓收压岁钱收到手软,早已没有了我们当年期盼压岁钱的那种渴望,自然也没有我们当年如获至宝的欣喜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儿时过年的味道时常萦绕在心田,我总是眷恋凝集在压岁钱上的浓浓亲情,总是怀念快乐度过的暖暖童年。在经济相对富裕的今天,每逢年底,我都会兑换一些崭新的连号钞票,甚至预留一些纪念币钞,小心翼翼地装进精美的红包,传承这古老的习俗,衷心祝愿孩子们岁岁平安,事事吉祥。

新年种下梦想

叶志勇

年的轮回其实很有意思。一年里,我们经历春夏秋冬的更替,大冷大热要忍受,春花秋月也可欣赏。这些经历与感受,丰满了一年的风景,也滋润了善感的心灵。

在年尾,甚至在年中,不免会想到来年。新的一年会怎样呢?许下心愿,种下梦想,不失为一种激励自己、提升自我的方式。

新年我要呼吸新鲜空气。多年来,我被霾折磨得够呛。一直认为霾是属于大城市的,没想到霾悄悄地侵扰了我们。大霾弥漫,恍若仙境。一日清晨,出门即被浓雾裹身,近处车灯微弱如魅,远方是未知的远方。大霾深处的我,真真切切地知道,多日的不适,咽痛、口干、皮糙,还有因此造成的心烦,都与这讨厌的霾息息相关。我很庆幸,那一天是周六,我得以一整天呆在家中,想着来年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,想着春暖花开。好在这些年,随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,生态文明让绿色空间不断扩大,蓝天白云无限养眼,让我行走在干净的大地上,忍不住不时看向美丽的空中遐想起来。

新年我要爱家人更多一点。一年的日子,匆匆又匆匆,回忆过往,倒真像在雾霾中度过似的。感觉艰难,但仔细打捞,却恍若无物,充实却又虚无的感觉让人如鲠在喉。印象深刻的,是那年与女儿的冷战与热战。那年高

三的女儿,前期热情高涨,后期不徐不疾,成绩揪人心弦。我看在眼里,怒在心中。女儿自然心知肚明,面对我的冷言热语,她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岿然不动。我只好败下阵来,放手。女儿仍是不徐不疾,没心没肺,按部就班地学习、生活。我想,这就够了。有时,我也悄悄安慰自己:没准这小丫头片子,会成为一匹黑马哩。我清楚,这是一种付出,一种不计较得失的付出,要好爱我的家人:母亲,妻子,女儿。美好的家庭就像灿烂的春天,虽历严寒,仍散发出无限的活力与希望。

新年我要去旅行。记得多年前,我们去苏州游玩,在碧波荡漾的锦溪泛舟,在古色古香的周庄漫步,在奇异的狮子林徜徉,在古老的寒山寺静听钟声悠扬。异乡的气息弥漫在体内,水乡独有的妩媚温馨让人耳目一新,在独特的时空给自己的心灵来一次净化,至今仍是我家美好而难忘的回忆。但岁月渐老,身心懒惰,已多年未全家外出游玩。新年要留出一段时间,全家去旅游,去远方看看不一样的世界,让远方的花朵摇曳日新平淡的心灵,在彻底放松的身心里充满幸福与欢乐。

新年是一种恒久不变的梦想,更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鞭策,它让僵化的心灵渐渐温暖湿润,使平庸的生活日趋多姿多彩。让我们祝福新年,春暖花开。让我祝福自己,梦想成真。

春节是个特别的词

靳小倡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有一个特别的词:春节。它像摆在历史果盘里的一枚果实,任人咀嚼,供人品味。

不同时代,春节始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几千年前,它因众人的某种聚会或活动而形成,以后渐渐成为人们对一年四季收成和生活的“总结”与“发言”。

到了唐宋时期,李世民在诗中如此吟咏:“四时运灰宿,一夕变冬春。送寒余雪尽,迎岁早梅新。”这印证出,当时的春节体现着强烈的节令感,是春天开始的象征。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春节的姓氏未改,身份却随着不同的时代在不断变换着。燃烛守岁,细听漏

滴,畅饮屠苏(旧时一种驱邪醒魂的酒),合家欢庆,其乐融融——这是春节很遥远的过去时了。当然,在那遥远的时光隧道里,我们也会看到“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”的清冷,以及听到“寒喧一夜隔,客鬓两年催”的感慨。

孩提时,也很清晰地感受过这个词。刚入腊月,就扳起手指头数日子。其实那时即使真的等到春节来临,也往往只是缺衣少食的春节。但我们对这个名词满怀希望和激情。

春节像一个天外的客人如约而至,我们这群快乐的孩子围着他唱歌跳舞,打雪战,踩高跷,直把小小山村给闹翻过来。假如看到母亲买

回了六尺新布,看到父亲拎回了两斤猪肉,就从心里真心实意地感谢春节,认为只有春节才会有这么大的魅力——这是有关春节的真实的过去时。

现在再看看春节,已是锦绣一片了。中国人过春节,是一种传统,也是一种文化。在春节身上,凝结了人们太多的向往和期盼。它是一年的过去,是又一年的开始,所以现在的人们把它打扮得很时尚,很鲜艳。衣食温饱早已解决,吃年夜饭兴去饭店的热潮,微信问候、短信祝福、网上贺卡、旅游过年等等,把一个本来很传统的春节变得现代而个性,充满了与时俱进的精神。选择在春节期间办嫁娶大事,也是中国春节的一大特

色,趁着春节的喜庆气氛,给年轻人

的婚姻喜上加喜,是一件吉利、又如春天一样圆满的事情。

有位名人说过:越是民族的东西,越是世界的。对于春节也是一样,越是传统的精神,越是现代的。当我们站在二十年、三十年开外的地方,来眺望一下春节的“将来时”,就一定会发现春节这个中国最古老的节日是多么的纯洁而可爱,每和它亲近一次,人的心灵就会受到冲刷和震撼。

当我们在想着花样去过好传统的节日时,一定不要忘记它传统的根,这样,在春节这个特别的词身上,就有许多新的意义等着人们去发掘。



瑞鸟迎春

徐群摄

新年愿景(外一首)

西杨庄

这是新的一年中第一个部分,开始了颤动的乐章:鞭炮引爆喜庆的春雷,枝条展露嫩绿的歌唱,大雪将过往的错失宽厚地包容,人们用焕然一新的形象表达出美好的祈愿

将那些离散和破碎的梦逐一收拢。随便走在新年的哪个角落,温暖的亲情都聚成一团圆满富足的日子沿着健康的方向延伸,不分贵贱

钟声在午夜准时敲响,为每一种微笑填充生动的亲和力,为每一个明天刻画风调雨顺的丰收图景,为所有的人们送去平安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

此时此刻,大红灯笼亮了新年的额头,美好的祝福四散开去,每一个都跨进了新年门槛,幸福铺天盖地,谁也无法躲开这些欢悦的撞击

欢乐除夕

这是一年的最后时刻,我们被温馨与欢笑装点得喜气洋洋,端上桌子的丰盛菜肴,将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尽情呈现。一家人围坐一起,在这个特殊时刻将一年圈点出完整的句号

大红的福字已经跃上门窗,吉祥的对联也并立门楣,而醇香的美酒,更是将兴奋写满了一张张圆圆的脸庞。爆竹已经在门外炸响,大红大紫的祈愿,像雪花一样弥漫开来,它是旧年的最后一声响雷,饱蘸我们满怀的浓情,向过往日子表达虔诚的感恩

东南西北福禄寿喜,依次就座,家人,都是那么重要的亲人,不可或缺,还有那些故去的先人被供奉在怀念的高处,我们从先人们手中将一个民族古老而优秀的品格,火把一样向下传递

年味(外一篇)

竺明山

年是怪兽。过年就是打怪兽,家家户户持爆竹恐吓和“炸”骗。北风呼啸,大地荒凉,皑皑白雪之上,一种颜色逐渐涨潮。

腊八一过就是年。浮出水面的红豆、红枣,溢出了浓浓的思念,翻山越岭将你缉拿,俘获一颗颗柔弱的心。

小巷纷纷扯绳撑杆牵肠挂肚,一条条油光黄亮的腊肉,叫人垂涎欲滴。家家蒸笼热气直冒,盼着蒸蒸日上年年高升。

大铁锅连轴转,烧得红红火火,花生瓜子蚕豆嘎嘣脆,一下噙出小幸福。腊月的底温就这样慢慢升起来,车站码头高速运转,集市琳琅满目热闹非凡,任凭风吹雨打,农历年尽吐芬芳。

那件蓝旧围裙锅里下旋成一株婆婆纳,与人为善的母亲这一刻从不避嫌,尽做着煽风点火、添油加醋的事;红头巾在房前屋后垫脚张望,引得喜鹊在枝头跳来跳去。小屋上的炊烟从未如此张狂,风吹不散,雪压不倒。

挂上大红灯笼,贴上春联,父亲点燃一支烟,思绪飘飞,脸上纵横的沟壑也开成了一朵花。随后拿出红纸、剪刀,剪出五福贴在阳台的玻璃上,顺手把寒风也理了理,压了压。

万事俱备,只等子孙归来。一下小屋就被欢声笑语挤满,从门缝间隙溢了出来,和雪花相遇,似一次次快闪。

团圆饭、压岁包、知心话,掀起的波浪尾随村前的大山一路逶迤开去。酒醉,人也自醉,全都泼墨写意在春晚的背景上。浓稠化不开。

也不知怪兽来没来,零点一到,鞭炮齐鸣,小山村仿佛被置锅底,翻炒,被高汤调制了一夜。

新年一大早,闻着尚未散尽的硫磺硝烟,踩着满地的红纸屑,开门迎春、纳福,提着一颗春心走亲访友。

儿时的那群麻雀

童年发出的一封封信,至今没有消息。以至于看到草垛,就用目光去翻找;看到稻草人,就亲切,不停张望舞蹈。那不就是儿时的我吗?站在父亲刚撒种的育秧田埂上,手执一支竹竿绑上红塑料袋,与这群小冤家对峙。

房前屋后,树梢电线打谷场,到处都是你叽叽喳喳的身影。与鸡鸭鹅抢食,与猪周旋。也是我们小孩子一显身手,追撵、抛砸、恐吓,一哄而散的身影。

永远忘不了屋檐下掏你老巢,你们站在柿子枝头大声呵斥的愤怒。

还有丢在记忆里的弹弓。如今,故乡还在,老屋还在,你们去了哪?是不是看不到炊烟,也迷失了自己,丢了目标。

抑或如我一样,在钢筋水泥的森林漂泊、觅食。

喜欢推窗搜寻你们的身影,喜欢去滁河边,看你们从一片芦苇飞到另一片芦苇,从一首诗飞到另一首诗。夕阳余晖里,滑动最美的颤音。

冬天,一群灵动的树叶,仿佛得到指令,几乎同步直飞上一棵光秃的树;倏地,又集体搬迁到另外一两棵树上。无所事事的下午,喜欢看你们这样悠闲地做着排列组合。就在游戏中,不知哪天,树就真的发芽了。

我想,这里面一定有我童年放飞的那一只。

听雪

程果儿

小时候,天气较现在冷好多。雪天清晨,总被不徐不急的“嚓嚓”声吵醒,是父亲在用铁锹清理院中积雪。过了一会,他还要上到平房顶,把雪铲了扔下来。觉得热时,就一件件褪去棉衣。

父亲和我们聊起童年:半个世纪的家乡,天寒地冻,淮河冰封,要到河对岸买煤取暖。孩子们丢雪球,做冰车,冻溜溜老老长长,取来嘎吱嘎吱嚼了吃。

后来,由于天气变化,雪成了稀有。我曾经在QQ空间里晒过雪天图片,东北未曾谋面却心心相知的姐姐笑,你那儿的雪大过湿软。每年,我都会在她的动态里看到真正的冰天雪地。2016年1月,姐姐因病去世。此一生,我都无法忘记北地的莽莽与茫茫,以及雪地里黑头发红衣裳。

这个冬天,雪成了稀罕东西。段子里调侃,人们像少女盼情郎一样盼雪。雪未曾抵达之前,已经在人们的唇齿间下得纷纷扬扬。晴天雨天,都不会像下雪这般牵动人,因为这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例外。像初恋般纯洁,又如艳遇般惊心。

雪落下来的时候轻飘无声,畏寒的人们躲进屋里。所以,下雪时的世界格外安静。车辆都小声细气地行驶,少了平日的跋扈嚣张。

我讨厌马路上被车轮碾过的雪,

又脏又湿,走上去噗噗有声,听来只觉齁齁。喜欢捡人少处落足,雪干时,一步一个脚印,沙沙有声。更好的,雪层下初初结冰,每一脚都有冷冷脆响。

雪天听到最多的是孩子们的笑声。他们在雪地里滚、翻、爬、趴,还要打雪仗、堆雪人……与我的童年一般无二。

儿子在雪地上小跑一段,猛地一冲,滑出去很远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玩,且总伴着军绿书包的“咚咚”声。它斜背在一边肩上,每跑一步就拍打笨重棉衣。书包里只有不多几本书外加粗糙的铁制文具盒,当然,还装着满满的快乐。

如果不是因为儿子,现如今与雪相对,我只会远远旁观,顶多啜叹几声。是他带着我疯玩,在雪地里奔跑,互相撵着雪团;一个接一个翻跟头,直到头晕;躺在雪地上,印出完整人形,发现臀部压痕最深……偌大空地上,独独我们一家三口,大笑,尖叫着。

雪还在纷纷下落,小而细腻。陪伴我们的,还有不远处竹篾里的鸟鸣。

雪天里,鸟影并未断绝,时时从树顶飞过,或是落在雪地上,认真啄食。此刻天已近晚,它们聚在一处大声喧哗。我走进林子,枝叶紧密,只闻鸟声,不见鸟影。聊什么呢?聊这个冬天的寒冷还是聊好大一场雪?语气里不见愁容,我用不着为鸟儿的温饱担忧。

这样好的雪呀,不要只用眼睛去看,耳朵、手指、双脚,都要浸一浸她的冰凉。冰凉下还有许多热闹喧哗。

她洁白过每个人的童年,父亲,我,然后是我的儿子。

最后,雪便长久栖居在我们的发间。